

## 国风 生风

### 龚琳娜《行走的声音》 探索传统与当代的融合

#### 文体人物

##### 大风迎面

《潮水姑娘》是一首崇明山歌，但是老锣编配得十分具有现代感，把戏曲小调的气质，通过与现代人共鸣的节奏层层推进。龚琳娜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很喜欢，去打听原唱者张小末：“我原来以为上海是没有民歌的。我找到上音萧梅老师，她告诉我，你只能找她哥哥张顺法了——张小末在很年轻的年纪已经去世了。我好伤心啊！”她找到张顺法，表明来意，以拼音标注的方式学这首歌，“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学，学了三年才学会发音和唱腔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必须学会方言才能唱出这个韵味。”这首歌，就成为龚琳娜第二张民歌专辑的名字。

前阵子参加“深圳声乐季”时，她遇到了上海歌唱家石倚洁。龚琳娜好奇的是：“崇明没有山，为何叫山歌？”他答：“我们都叫田山歌、田歌、山歌。”但他好奇的是：“崇明有这首歌吗？我不知道呀！”龚琳娜的《潮水姑娘》激发了石倚洁：“我回去也要唱上海的歌！”

##### 采风全国

“行走的声音”是音乐会的主题，除了老锣为诗经谱曲的曲目之外，几乎都是龚琳娜走遍山川采风得来。她特地要纠正一个错误——她为电视剧《血色浪漫》唱过一首《圪梁梁》，大家都以为是陕北名歌，后来她到了山西保德遇到原唱者杨仲青。他说她唱的那首歌其实是山西民歌《那是个谁》。“我说杨老师，我也误会了，我要在音乐会上告诉大家其实这是首山西保德的名歌。”结果，杨仲青含着眼泪道：“谢谢你把我们家乡的歌曲带给大家，只要全国人民知道我们就很好……”

龚琳娜是一条眉毛都有表情的人，谈笑之间能生风。昨天上海的风雨，颇能激发她热情：“我在此次国风音乐会上特别选取了《潮水姑娘》和《风雨》，我最喜欢迎着风雨乃至大雪唱歌——人在那样强烈变化的自然气候里，最能汲取大自然的能量。”“行走的声音”国风音乐会在东艺举行之前，龚琳娜接受了本报专访。



“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抖音直播很多国风、国潮的歌——但他们不出门，靠听歌去模仿、靠15秒来加流量。不走进大自然，不去了解各地戏曲。”她与一些中国年轻的说唱歌手合作，问他们：“为何不把民族的例如新疆音乐的节奏融入呢？”对方说——啊呀没想到，我们总是模仿美国街头文化，其实，为何不深入中国的田间山头、广袤山河呢？“拿来”不是真正的融合。

##### 消融隔膜

龚琳娜致力于国风音乐会的主题性推广。昨晚首演的《黍离》选自《诗经·王风》，虽仅有古箏、胡琴、鼓、中提琴等六位伴奏，但她唱出了宏大气势。

龚琳娜说，大家都在谈国风、国潮，那么到底什么是国风？她认为，“国风”的起源，可以从《诗经》中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中寻得脉络。“国风是

一股风，也是风俗，也是风土人情。”因此，她走到哪儿，唱到哪儿，“国风是全中国的风”。哪怕一首《茉莉花》，音乐学院教出来的只有一个腔调。其实，在江南、河北、东北都有不同的风格。她现场演绎了婉约的江南、中性的河北和爽朗的东北三种完全不同的“茉莉花”，当场让观众掌声雷动。

民歌产生于劳动，不是为表演而创作。所以原生态艺术百分百搬上舞台观众会不习惯。但是，不能因此丢掉其朴实的部分，要夸张它的美，“所以在艺术上会赋予复调等方式，但是也要尊重其唱法。”

“音乐会使得你的文化被人尊重”。真正让世界舞台了解“国风”“国潮”，其实是要找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“隔膜点”。从这个隔膜点入手，找到他们理解的逻辑，注入我们的特质，就能焕发新生。

本报记者 朱光



■ 剧组演员到宝兴里体验生活 记者 王凯 摄

唯有经历过旧改的人，才懂得“盼旧改又怕旧改”的复杂心情。“对老邻居的感情，和对新生活的向往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心情就这样起伏徘徊，讲不清爽……”昨日，等不及中秋小长假结束，都市喜剧《宝兴里》剧组便提前回到排练厅，开启最后一轮排练。而现场，一批特殊的观众受邀前来，充当“评审团”检验《宝兴里》的排演成果，他们就是在2020年旧改时搬离宝兴里的居民。

看着熟悉的生活被搬上舞台，似曾相识的弄堂场景，透着亲切的邻里问候，还有难以避免的生活摩擦，评审团不知不觉间便入了戏，时而捧腹，时而落泪，哭得最凶的竟是几位在宝兴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邻居。宝兴里第一代居委主任单黎宝之女黄祖菁激动地说：“旧改后住房条件改善很多，是真的；但搬走时感情上的难以割舍，也是真的。今朝能借着这台戏重回‘宝兴里’，真得要谢谢侬！”

《宝兴里》的演员班底集合了上海滑稽剧团老中青三代演员，并特邀滑稽名家王汝刚、余娅加盟。其中笑果文化演员胡豆豆很是突出，他在剧中饰演从酒店大堂经理“跳槽”成为居委会社工的年轻人吴铭。昨日他的表现，也被挑剔的老上海认可：“迭额小家伙还蛮灵光额！”

豆豆加盟《宝兴里》是偶然，制作人之一的张楠在看了脱口秀大会后，觉得能演又擅长创作的豆豆，很符合剧中“吴铭”这个角色。剧中，豆豆和“阿爸”钱程有大段对手戏，为速成上海话并进一步了解本土曲艺滑稽戏，他在网上搜索了很多钱程的视频，学说话也学表演，“最大障碍还是上海话，我能听懂七八成，但我要说，总归会有点害羞，怕不正宗。”为帮豆豆练台词，钱程是“有问必答”。“阿爸，侬到底要哪能？到底要哪能讲？”“迭句闲话摆了宝兴里的语境，重音就要落了‘到’上，意思是‘你究竟要怎么办’；要是落了‘底’上，意思就变脱了。”

沪漂三年，豆豆虽然没有住过弄堂房子，但童年里却有弄堂记忆：“我们到宝兴里采风时，就觉得亲切。我外婆家在浙江衢州，也是这样的弄堂。”他还特地打电话给妈妈和外婆，挖掘弄堂生活的体验和感悟。演“吴铭”，豆豆感触最深就是：“老旧的地方不见得都是老旧的人。小时候每次去外婆家都觉得，这就是老人待的地方，没想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弄堂，想要追寻祖辈生活的痕迹。”

9月23日，《宝兴里》将作为兰心大戏院年度大戏登场。本报记者 朱渊

好戏即将上演，特别评审团先评为快  
**宝兴里人回到《宝兴里》**

## 下了只蛋 演了场戏

杂技剧《战上海》有羽敬业鸽



曾在央视元宵晚会《丰碑》节目中惊艳全国观众的那只和平鸽，昨晚飞上了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，杂技剧《战上海》在河北保定关汉卿大剧院参演并角逐文华大奖，这只白鸽也飞上了中国最高舞台。鸽子经历了36小时的奔波，中途还下了个蛋，和演员们一起出色完成了此次演出任务。

由于无法乘坐飞机或高铁，9月9日上午9时，身为AB角的两只鸽子从上海出发，两位司机轮流开专车，护送鸽子驶往保定。路上，两只母鸽安放在大笼子里，笼中有隔板，以防打架。不过，平时负责驯鸽的演员刘莎莎透露，它们日常还是很和睦的。

出发前，鸽子打好疫苗，刘莎莎也将鸽子的干粮备好，玉米、小麦、豆子、营养砂、水都备足，提醒司机

一日两次补充。一路上，司机需要随时观察鸽子的状态，清理鸽笼、换水、喂食物。下蛋也是巡演路途中的常事，那鸽子下蛋会不会影响演出状态？刘莎莎表示，其实还好，演出的飞行距离并不远，只需要从侧台飞到舞台中央她的心手。所以即使下了蛋，敬业的“鸽子演员”仍会完成演出。

面对每一个新的演出场地，刘莎莎都会提前带鸽子熟悉一下场地，拴一根绳子，让它熟悉灯光和舞台。有太阳的时候，她会带鸽子到外面晒晒太阳。演出前，她会把手

子放在手上安抚它，提前找找演出感觉。

在上海马戏城，鸽子演员不少，但相处的时间长了，刘莎莎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那两只，根本不需要看脚环上的号码牌。回想起刚接触这两只鸽子的时候，刘莎莎和鸽子一起到外地演出，晒太阳的时候鸽子飞出笼子，在剧场上空盘旋了好多圈，最后落在剧场顶上。三十多米高的屋顶，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把鸽子带下来，最后还是天黑以后，趁鸽子不动了，刘莎莎和同事一起爬上建筑的屋顶，把鸽子接了

回来。10号晚上9时许，两只鸽子顺利抵达保定，11日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。为了确保演出顺利，演员们都夜以继日，一切都是为了在十三艺术节中展现最佳面貌。当鸽子落在刘莎莎手中的那一瞬间，观看昨晚直播的网友们都纷纷留言“泪目”“功夫好，内容好，铭记历史，感恩先烈，珍惜和平和现在”“鸽子真是神来之笔”“你们必胜”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